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4.019

# 物性角色视角下的“V满”类主宾互易句

韩超

(北京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语言工程与认知计算工信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摘要:**从名词视角出发,借助物性结构理论框架,考察“V满”类主宾互易句互易的内在语义基础,并发现互易的A式B式动词充当前后“器”“物”名词的物性角色分布各有特点。此外,A式存现句话题名词的空间构成属性凸显,在场景和空间描述语篇中表现为“整体一部分”的切镜头视角;B式中话题名词的强势搭配使充当其行为角色的动词,投射在一般动结式语义上通常表现出使成性、动态性及时间上的特指性,呈现“部分—整体”的慢镜头视角。

**关键词:**句式语义;物性角色;主宾互易;语用功能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4-0145-10

## 一 问题的提出

汉语中存在一类特殊句法现象,即主语和宾语调换位置后,句法依然成立且句子所表示的基本语义相近,如:

(1) a. 小李喝醉了酒<sup>①</sup> b. 酒喝醉了小李

(2) a. 房间挤满了人 b. 人挤满了房间

从结构形式上说,李宇明称之为“主宾互易句”<sup>②</sup>,宋玉柱称之为“可逆句”<sup>③</sup>。例句(1)(2)表明,汉语中能够构成主宾互易现象的包含动结式,如“喝醉”“挤满”。但并非所有动结式都能构成主宾互易,如(3a)(4a)中主宾互换位置后,句子语义则不能成立。

(3) a. 声音打破树林中的宁静 b. \*树林中的宁静打破声音

(4) a. 热水烫坏了桌子 b. \*桌子烫坏了热水

包含动结式“V满”的主宾互易句是一类特

殊成员,因其所构成可逆的两个结构式体现出存现句和一般动结句之间的互动关联。本文以“V满”类主宾互易句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如下两个问题:1)主宾互易实现的内在语义基础是什么;2)主宾互易的两个结构式在句式语义和语用功能上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差异。

### (一) 动词视角出发对该结构的研究

税昌锡、邵敬敏曾将结构式中“V满”相关的前后名词性成分以“器”“物”分别<sup>④</sup>。李虹、齐沪扬也沿用容器、容物的说法,指明可以主宾互易的“V满”结构在形式上构成存现句和使动句两种句式,前者是状态句,后者是事件句<sup>⑤</sup>。我们姑且将形如例(2a)“V满”类结构称A式,表达式记为“N<sub>器</sub>+V满(了)+N<sub>物</sub>”,将形如例(2b)结构称B式,表达式记为“N<sub>物</sub>+V满(了)+N<sub>器</sub>”。

已有研究多从动词视角进行考察。如对“V满”中的动词语义特征的研讨(如王红旗<sup>⑥</sup>,税昌

收稿日期:2023-04-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740019)

作者简介:韩超(1984—),女,安徽芜湖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汉语语法语义研究。

①本文语料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

②李宇明:《存现结构的主宾互易现象研究》,《语言研究》1987年第2期。

③宋玉柱:《现代汉语特殊句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155页。

④税昌锡,邵敬敏:《“V+满”的句法语义分析》,载史有为主编:《从语义信息到类型比较》,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⑤李虹,齐沪扬:《汉语“V满”结构的情状类型与句式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⑥王红旗:《说说“V满”》,《汉语学习》1999年第3期。

锡、邵敬敏<sup>①</sup>,沈敏、郭珊珊<sup>②</sup>,易查方<sup>③</sup>),考察到与“满”组合搭配的动词具有[+附着]、[+填充]、[+铺展]的语义特征。在“V满”前后主宾互易的原因和条件问题上,李虹、齐沪扬认为,可逆原因在于“V满”可以同一形式表达完结类事件和状态这两种情状类型,主宾互易则形成不同情状类型的句子<sup>④</sup>。

针对结构式中名词的讨论,已有研究除考察到能互易的存现句其处所名词一般不带方所标<sup>⑤</sup>,还发现“V满”存现句的宾语名词前不能出现数量词,即“满”与数量成分相排斥<sup>⑥</sup>,且无界性越高的名词和名词性结构越容易充任其宾语<sup>⑦</sup>,但并未都涉及对“V满”存现句主宾互易前后两式的对比。

以上研究均采取以动词为中心出发的结构主义分析视角,着重从结构的组合分布以及动词内部语义特征上考察,并从事件语义和名词的界性特征角度进行探求和描写。

一方面,我们认为,从动词视角出发能够对该句式进行部分描写,但坚持以动词为中心,则是“多个名词一起围绕一个动词发生语义关联”。已有研究指出文言中“满”经历了从作为实义动词单用的使动用法(如“香气满室”),到“V满”连动搭配增加(如“盛满、布满、填满”)以致“满”的使动用法减弱而自动用法得以加强,再发展至“V满”动结式正式形成(如“V得/不满”结构出现)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sup>⑧</sup>。可见,动词和“满”经历了地位之争,“V满”的语义重心游移且不稳定。比如部分“V满”可逆句去掉“满”却又无法可逆:

(5) 桃花落满地 桃花满地 ↔ 地满桃花  
桃花落地 ↔ \*地落桃花

(6) 容器盛满水 容器满水 ↔ 水满容器

容器盛水 ↔ \*水盛容器

另一方面,从动词视角分析,着重关注的是动核系统中动词的语义特征及其论元的语义角色。然而,“V满”主宾互易句中的名词性成分与动词之间并非始终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格关系。不仅如此,虽然动词是事件语义的中心,决定事件中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但动词本身的产生缺少凭借依据,难以提供事件演进和篇章推进的动力<sup>⑨</sup>。因此,仅从动词视角恐难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和发现,这为本文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二) 从动词视角向名词视角的转换

本文试从动词视角转向名词视角对该类句式进行研究,引入名词的物性结构框架,重新审视其中前后名词的语义和动名关系。

物性结构框架(qualia structure)是由 Pustejovsky 在他所提出的“生成词库论”中首创的,物性结构是词库生成性特征的核心<sup>⑩</sup>,包含构成角色、形式角色、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四种物性角色,从而将事物的基本属性结构化<sup>⑪</sup>,即建立此框架来刻画以名词为中心的语义关系。由此一来,动词可以充当名词的语义角色,“动词中心说”的研究范式被打破<sup>⑫</sup>。

袁毓林为汉语的名词设计了一个更为全面完整的物性角色框架,在原来四种物性角色基础上拓展至十种,增加了单位、评价、材料、行为、处置和定位,并将反映词项跟其物性角色在句法组合方面的特点也纳入汉语名词的物性结构描述体系中<sup>⑬</sup>。这为我们考察和描写句中名词及其物性角色提供了可兹参照的系统性原则和判定标准。

比如依据袁毓林以及袁毓林、曹宏<sup>⑭</sup>的分析,“水”的物性结构描述包含其词目音义、物性角色以及所对应形成的句法组配格式,如:

① 税昌锡,邵敬敏:《“V+满”的句法语义分析》,史有为主编,《从语义信息到类型比较》,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② 沈敏,郭珊珊:《再说“V满”及其相关问题》,《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③ 易查方:《动结式“V满”及相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 李虹,齐沪扬:《汉语“V满”结构的情状类型与句式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⑤ 李宇明:《存现结构的主宾互易现象研究》,《语言研究》1987年第2期。

⑥ 王红旗:《说说“V满”》,《汉语学习》1999年第3期。

⑦ 王红斌:《“N1+V满+N2”中“N2”的结构和性质》,《汉语学习》2009年第1期。

⑧ 易查方:《动结式“V满”及相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⑨ 陈禹,萧国政:《基于物性结构的事件演化语义模型》,《语言科学》2017年第4期。

⑩ Pustejovsky J.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5.

⑪ Pustejovsky J.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91(4): 409-441.

⑫ 宋作艳:《基于构式理论与物性结构的动名定中复合词研究——从动词视角到名词视角》,《世界汉语教学》2022年第1期。

⑬ 袁毓林:《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当代语言学》2014年第1期。

⑭ 袁毓林,曹宏:《从中动句看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的句型投射》,《语言科学》2021年第3期。

“水”的形式角色是“液体”,形式角色主要描写物体在更大的认知域中区别于其他物体的属性,包括物体的大小、形状、颜色、维度、方位等,与名词之间适于构成判断句;构成角色是“最简单的氢氧化合物、冰点、沸点”,主要反映名词所指事物的结构属性,描写一个物体跟其各构成部分的关系,包括组成成分、重量、部分等。

“水”的功用角色是“喝、用、洗涤”,如“水可以喝”;施成角色是“存在、形成”,“水,冰雪融化而成”;处置角色是“洒、喷”,“水洒了”。这三种角色与“水”都适于构成无标记或有标记的被动句。

“水”的行为角色是“流、淌”,适于构成叙事句,如“水流淌着”;“水”的单位角色是“滴、杯”,评价角色是“清、脏”,定位角色是“在、从、往”。

本文对于结构中名词的物性角色判定均以上述文献中对物性角色的分类和相关描述作为判别依据。

## 二 主宾互易语义基础及动词充当物性角色的对比考察

### (一)“器”“物”间的概念转喻及形式角色的共有

在先秦文献中虽然“满”单独带宾语用作使动很常见,如“流血满野”,但也同时存在“满”加介词“于”加宾语的形式。如:

(7)积邪在于上,蓄怨藏于民,嗜欲备于侧,毁非满于国,而公不图。(战国《晏子春秋》)

(8)持而满之,乃其殆也。名满于天下,不若其已也。(战国《管子》)

通过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的古代汉语语料搜索,我们发现,如同例(7)(8),“满”加介词“于”之后的名词性宾语除了“国、天下、野”,还有“朝、庭、野、山谷、都城、坊市”等,有不少还包含方位词,如“誉满于四方之内”“献艺者满于阙下”“谄谋满于左右”“弓弩持满于内”等。可见,在古汉语中,“满”加介词“于”所介引的宾语名词其空间属性是凸显的,相当于“N<sub>器</sub>”。

此外,《说文》中释“满”为“盈溢也”,而释“盈”为“满器也”,释“溢”为“器满也”。可以说“满”与“器”在语义上是无标记组合。正如黄健

秦认为“满”是空间量标记,“瓶子满了”才是真相,“水满了”只是错觉,是量范畴(空间量和物量)之间的糅合错觉导致的,转喻、转指是“V满”句可逆的根本动因和机制<sup>①</sup>。

从物性角色角度看,“满”本应是“N<sub>器</sub>”的形式角色,而非“水”的物性角色。所谓“水满了”实际为“水所在的容器满了”。但因“满”的特殊性,“满”反映了容器和容器共同占据等量且足量空间的结果状态,而对于程度量的判定十分依赖于人的感官,空间量和物量相当极易让人产生认知对等的错觉。倪晓、龙涛就曾指出语义上具有对称性关系的两个事物表现在主动宾结构中的主宾位置可以互易,可以主宾互易的存现句就表达了空间上参照物与目标物之间的相互性对称关系语义<sup>②</sup>。“V满”主宾互易句中前后“器”“物”名词就呈现相互性对称关系语义,彼此间的概念转喻也更容易发生,以至于“满”也能对称式地充当“N<sub>物</sub>”的形式角色,“满”的存在凸显和强化了这一相互性对称关系语义。这也是上文例(5)和(6)所示“V满”类可逆句有时去掉“满”就互易受限的一个内在原因。因此,在概念转喻基础上,“器”“物”名词可共有形式角色“满”是该类主宾互易句可以互易的一个重要语义基础。

### (二)动词充当“器”“物”名词物性角色的考察

已有研究对于“V满”动词考察发现[+附着]、[+填充]、[+铺展]的语义特征,如王红旗曾指出凡具有附着义的动词其语义中必然包含着处所的语义成分,因为附着义必然联系着主体或客体存在的处所<sup>③</sup>。我们认为,处所名词在认知功能上存在两个维度:一是作为事物存在或活动发生的空间场所,二是作为行为的目标和定位。从名词视角出发,我们则可将句式作为“N<sub>器</sub>”和“N<sub>物</sub>”的名词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描写得更为具体细致。

#### 1. A式B式动词充当物性角色

首先,通过对A式“V满”存在句的语料考察,我们发现动词充当前后“器”“物”名词的物性角色存在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在部分语料中动词充当其前“N<sub>器</sub>”的功用角色的同时,充当其

①黄健秦:《汉语空间量表达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倪晓,龙涛:《基于对称性关系语义分析的汉语主宾互易句成因新解》,《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③王红旗:《说说“V满”》,《汉语学习》1999年第3期。

后“N<sub>物</sub>”名词的处置角色。如:

- (9) 炕桌摆满酒菜
- (10) 停车场停满车
- (11) 杯子盛满水
- (12) 门上钉满大头铁螺钉

例(9)至(12)中,“摆”是“炕桌”的功用角色,同时充当“酒菜”的处置角色。“炕桌”可以用来“摆”东西,而“酒菜”是被“摆”上桌的东西。同理,“停”“盛”“钉”也分别是“停车场”“杯子”“门上”的功用角色,同时又充当“车”“水”“大头螺钉”的处置角色。这里动词充当“N<sub>器</sub>”的功用角色与之搭配组合,是与其前名词的“容器”属性在A式中凸显分不开的,A式的“N<sub>器</sub>”包括含方位词的名词性短语,如李强、袁毓林曾在分析表示处所义的“的”字结构的谓词隐含时,所列例句中就指出,结构中隐含的动词可以是NP<sub>1</sub>的功用角色,如“抽屉里(放)的卡片”“衣架上(挂)的衣服”<sup>①</sup>。在我们所考察的语料中,同类动词还有“放、涂、种、贴、挂、铺”等等。

不过在这类情形中,有时同一个动词在不同的例句中,会因“N<sub>物</sub>”不同而呈现其不同的物性角色,如:

- (13)a 身上涂满颜料
- b 地图上涂满圈圈点点
- (14)a 裙子绣满蕾丝花边
- b 衣服绣满花朵图样

例(13a)中“涂”是“身上”的功用角色,同时充当“颜料”的处置角色,而例(13b)中“涂”却是充当“圈圈点点”的施成角色,属于人为施加类施成角色。同样,“绣”在例(14a)中充当“裙子”的功用角色的同时,充当“蕾丝花边”的处置角色,但在例(14b)中却是“花朵图样”的施成角色,因为“花朵图样是绣成的”,“蕾丝花边”却是本就成形的而“绣到裙子上”的。

其次,第二种情形是,在部分A式语料中,动词不直接充当其前名词“N<sub>器</sub>”的物性角色,但却充当其后“N<sub>物</sub>”的行为角色或自然成形类施成角色。如:

- (15) 地上落满树叶
- (16) 天空飘满雪花
- (17) 脸上淌满泪水

- (18) 天幕缀满珍珠
- (19) 坑中积满淤泥碎石
- (20) 窗户结满冰花

根据袁毓林(2014)<sup>②</sup>以及袁毓林、曹宏(2021)<sup>③</sup>对于名词物性结构系统中行为角色的描述,行为角色主要反映名词所指的事物惯常性的动作、行为、活动,如“月亮”的行为角色有“挂(在天上)、出来、洒下清辉”,“树”的行为有“生长”等。可知,例(15)至(18)中动词“落”“飘”“淌”“缀”都是其后“N<sub>物</sub>”的行为角色,例(19)和(20)中的“积”“结”都是“N<sub>物</sub>”的施成角色,属于自然成形类施成角色,但这些动词却并不直接构成其前“N<sub>器</sub>”的某一物性角色。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两类情形中动词所关联的主体的隐现情况不同。第二类情形中充当“N<sub>物</sub>”的行为角色和施成角色的动词其后“N<sub>物</sub>”通常即为该动词所关联的主体,是在句中显现的,可以是事物类名词或指人名词。指人名词如前文的例(2)“房间挤满了人”,“挤”是“人”的行为角色,但不能同“房间”直接构成功用角色,因为“房间”的功用不是用来“挤”的,类似的动词还有“坐、站、排”等。这类动词在句中凸显“人”的姿态类行为角色,而非对某物进行处置的处置角色。然而,第一类情形却不同,充当“N<sub>物</sub>”的处置角色和施成角色的动词,其动作发出者即动作主体在句中隐去了,隐去的原因实际在于其中的动词主体通常都是“人”,只是“人”作为常识主体在句中隐去了。

第二,两类情形句子语义被动意味强弱不同,动词所提供的语义信息也有差别。第一类情形的句子语义上的被动意味较为凸显,表明的是“N<sub>器</sub>”空间被人为利用后呈现充满“N<sub>物</sub>”的状态,只是真正的施事“人”被隐去了,因而动词的动作性也降级而在语义上表示出导致“N<sub>器</sub>”存在“N<sub>物</sub>”的原因。相比之下,第二类情形的句子语义被动意味较弱,虽动词的主体就在句中,但更侧重表明“N<sub>物</sub>”所指事物或人存在的姿态和方式,并不表示某个主体针对某事物进行处置而施加的动作行为。

董秀芳明确提出“V着”存在句是一类“方式

①李强,袁毓林:《名词词义描写和研究需要什么样的语义学知识?》,《中文信息学报》2015年第5期。

②袁毓林:《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当代语言学》2014年第1期。

③袁毓林,曹宏:《从中动句看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的句型投射》,《语言科学》2021年第3期。

存在句”,包含两种下位类型:一种就是“墙上贴着一张画”,存在实体是动词的受事而非施事,静态性强,表达由动作造成的存在方式或状态,也更为典型;另一种就是“天上飞着一只鸟”,动词施事即为存在实体,该类动态性强于前一类,但所表达的存在状态则更具临时性<sup>①</sup>。我们认为,“V满”类存在句即属于这种方式存在句,不同的是,第一类情形中动词更侧重表明导致“满”结果状态的原因。

接下来观察主宾互易的B式,我们发现B式中动词充当“N<sub>物</sub>”的物性角色,从类别数量上看与A式一致:即行为角色、处置角色和施成角色三种,不同的是B式中“N<sub>物</sub>”位于动词前的主语位置。请看例句:

- (22)晨曦洒满田野  
 (23)火龙果挂满枝头  
 (24)果皮扔满路面  
 (25)牛奶摆满货架  
 (26)血气聚满胸膛  
 (27)色彩涂满天空

例(22)(23)中,“洒”“挂”分别为“晨曦”“火龙果”的行为角色。当然“挂”也可能充当的是处置角色,如“字画挂满墙”中,“挂”是“字画”的处置角色。例(24)(25)中,“扔”“摆”分别是“果皮”“牛奶”的处置角色。例(26)(27)中,“血气”是“聚成的”,“聚”是“血气”的施成角色,属于不可控而自然成形类施成角色,“色彩”是“涂而形成的”,“涂”是“色彩”的人为施加类施成角色。

当动词充当的是其前“N<sub>物</sub>”的行为角色和自然成形类施成角色时,“N<sub>物</sub>”即为动词的直接主体,也是动词的主语,如例(22)(23)(26),而当动词充当的是处置角色和人为施加类施成角色时,动词的真正主体“人”在句中隐去了,如例(24)(25)(27)。

## 2. 结果分析与发现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三个现象。第一,无论A式还是B式,除“N<sub>物</sub>”的行为角色、处置角色和施成角色以外,其余物性角色尤其是“N<sub>物</sub>”的功用角色一般不充当句式中的动词。因为事物名词的功用角色主要是表明其功能和用途,通常是泛时空的,即并不要求匹配某一具体的时间及处

所信息。例如:

- (28)a 桌子刻满了刀印  
 b \*桌子刻满了刀片  
 c \*刀片刻满了桌子  
 (29)a 屋子摆满了椅子  
 b \*屋子坐满了椅子  
 c \*椅子坐满了屋子  
 (30)a 墙上写满了字  
 b \*墙上画满了字  
 c \*字画满了墙上

例(28)(29)中,句式中的“N<sub>物</sub>”如“刀片”可以“刻”东西,“椅子”可以“坐”,动词都是功用角色,但用于“V满”句式中语义不成立。此外,例(30)中“字”通常是“写”出来的,“写”是“字”的施成角色,而“字”通常并不是“画”出来的,除非规定了上下文的特殊语境,“画”也不在“字”的行为角色、处置角色或施成角色之列。需要说明的是,“N<sub>物</sub>”和“N<sub>器</sub>”是依存于句式的特定语义结构才分别凸显容纳物和容器名词的属性特征。因此,即使是同一个名词形式如“椅子”,在进入A式或B式后,则视组合位置而成为句式中的“N<sub>物</sub>”或“N<sub>器</sub>”,如例(29a)“椅子”充当A式的“N<sub>物</sub>”,而在“椅子贴满了爱心”一句中充当A式的“N<sub>器</sub>”,在主宾互易后B式中位置变化了但语义角色未变。句式中充当动词的成分会因所搭配前后“N<sub>物</sub>”或“N<sub>器</sub>”的物性角色而受到语义约束和限制。

第二,在A式和B式中,动词充当“N<sub>物</sub>”名词的这三种物性角色的分布比例存在差异。

我们通过BCC语料库进行搜索并人工筛选符合“V满”类主宾互易句的A式、B式语料,并对其中动词充当“N<sub>物</sub>”的物性角色进行标注和统计,即考察A式中V充当N<sub>2</sub>的物性角色和B式中V充当N<sub>1</sub>的物性角色的分布情况,见表1。

在三类结构式中,A式、B式均表现为动词充当“N<sub>物</sub>”的行为角色和处置角色优势明显。并且,A式呈现处置角色>行为角色>施成角色的分布级差,而B式则呈现行为角色>处置角色>施成角色的分布级差。其中,B式动词充当“N<sub>物</sub>”行为角色的比例在三种物性角色中占绝对优势,达近68%,而充当施成角色的例子占比极少。

<sup>①</sup>董秀芳:《汉语方式存在句的性质、特点与历史来源》,《中国语文》2022年第5期。

表1 “V满”类主宾互易句动词充当“N<sub>物</sub>”名词的物性角色类型分布表

V的主体	物性角色	结构类型									
		N <sub>1</sub> V满N <sub>2</sub>		N <sub>1</sub> V满了N <sub>2</sub>		V与N <sub>1</sub> 非紧邻		总计			
		130例		103例		345例		578例			
		A式	B式	A式	B式	A式	B式	A式	B式		
		58	72	66	37	245	100	369(100%)		209(100%)	
I	行为角色	18	47	27	22	77	73	122	33%	142	67.94%
主体为人或物	施成角色 (自然形成)	5	1	4	0	35	5	44	12%	6	2.87%
II	施成角色	6	0	5	0	15	1	26	7%	1	0.48%
主体为人(隐)	处置角色	29	24	30	15	118	21	177	48%	60	28.71%

此外,按动词语义所关联的执行主体在结构式中的隐现分布来看,A式、B式均包含主体显现和主体隐去两类。从分布上看,A式的第I类在其总语料中占45%,第II类占55%,两类分布较为相当。而B式第I类高达70.81%,第II类仅为29.19%。

第三,在我们考察的“V与N<sub>1</sub>非紧邻”类语料中,A式245条有151例动词前的“N<sub>器</sub>”名词都包含方位词,比例达61.63%,而B式100条里仅有2条动词后的“N<sub>器</sub>”包含方位词。

正如李宇明所观察到的,存现句主宾互易句中动词前的N<sub>1</sub>在存现句中其处所职能是显性的,因其可以无条件加上方位词,而在互易后的句式结构中,N<sub>1</sub>居于动词后,通常不再带方位词,事物性成为显性的。但他同时指出,即便如此,N<sub>1</sub>的处所职能仍然存在,只是转为隐性的,因为当动词为光杆形式时,N<sub>1</sub>后仍可将方位词补回来<sup>①</sup>。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N<sub>器</sub>”在A式和B式都提供了处所信息,但在A式中更凸显存在或活动发生的空间维度,而在B式中则成为目标或定位的地点信息,此时事物性是显性特征,且应是地点处所类事物属性。从提问方式也可看出,若对B式“N<sub>器</sub>”进行提问的话,我们也只会用“哪里”进行提问,而不会用“什么”来提问,比如:

(22')晨曦洒满哪里? \*晨曦洒满什么?  
晨曦洒满田野。

(25')牛奶摆满哪里? \*牛奶摆满什么?  
牛奶摆满货架。

而且绝大部分的B式“N<sub>器</sub>”前都可无条件加上介词“于”,句义不发生明显改变。“于”一般介

引的宾语为目标对象或地点,因此B式“N<sub>器</sub>”包含目标定位的语义信息是合理的。

以上我们从物性角色角度重新审视了“V满”类主宾互易的语义基础及其内在语义构成。李敏曾归纳出主宾互易句能否互易会受到句法条件、动词自身的语义特征、主宾语和V的语义关系如施事或受事角色的制约,且互易也会引起语用变化<sup>②</sup>。接下来,我们将从功能视角对互易句式语义、语用功能差异进行分析。

### 三 “V满”主宾互易句句式语义和语用功能差异

从名词的物性角色角度出发,不仅能全面考察“V满”类互易句A式和B式中动词的物性角色分布的强势弱势差异,而且动词的产生也有了凭借和依据。更重要的是,从名词视角出发来观照句型,能够从某种意义上补充单从动词视角出发研究句型的不足之处。袁毓林、曹宏从汉语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作谓语所投射的句型出发进行考察,明确指出汉语因其话题突出,“话题名词的语义特点和概念结构对于句子的展开和主谓之间陈述关系的建立、以及对于后续话语的接续和衔接,应该产生较大的影响”<sup>③</sup>。由此,下文将在考察“V满”类主宾互易句中动词充当话题名词的物性角色基础上,探寻A式B式的语义和语用功能差异。

#### (一) 结构同语义的联动

前文我们指出“V满”类主宾互易句的A式和B式中动词充当“N<sub>物</sub>”的物性角色均分布为两

①李宇明:《存现结构的主宾互易现象研究》,《语言研究》1987年第2期。

②李敏:《现代汉语主宾可互易句的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

③袁毓林,曹宏:《从中动句看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的句型投射》,《语言科学》2021年第3期。

类情形,但 B 式话题成分是“N<sub>物</sub>”,而 A 式话题成分是“N<sub>器</sub>”,二者因“处所性”的有无(显隐)而可划归为截然不同的两类范畴<sup>①</sup>,所投射出的句型语义功能也有明显差异。

先看 A 式,第一类情形之所以被动意味相对明显,就是因为话题的处所名词或方所结构空间性凸显,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除了存在关系以外,还有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后者正是结构式中“N<sub>器</sub>”的功用角色与“N<sub>物</sub>”的处置角色或人为施加类施成角色在动词处得以重合的语义基础。李强曾指出,“在特定语境因素下,功用角色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总是一种固定的、常规的属性特征”,即特定语境可以赋予名词一定的功用角色<sup>②</sup>。因此 A 式中“N<sub>器</sub>”因空间性凸显,作为空间可以为人所用即体现为空间名词在该特定语境下被赋予其一定的功用角色。但因动作执行主体“人”的隐去,句式中述题部分只陈述空间利用后的存在状态,动词在语义上则是对造成空间“满”状态的原因信息的具体阐述,整句凸显的是一种人为原因造成的“器满物”的存在结果状态。

汪昌松发现“汉语存现句中存在方式状语修饰限制,其中不能出现问方式的‘怎么’,而只能出现问起因的‘怎么’”,如例(31)(32)<sup>③</sup>。

(31)墙上怎么刻着几个大字?

\*墙上用力地刻着几个字。

(汪昌松 2021:323 (26Ba))

(32)桌子上怎么放着几本书?

\*桌子上轻轻地放着几本书。

(汪昌松 2021:324 (27Ba))

两例均属 A 式的第一类情形,句中动作主体“人”是隐去的,因而指向主体实施动作行为的方

式语义也应是弱化的信息。不过,这一类可以包含指向“N<sub>物</sub>”的描写性状语,如“模模糊糊地刻着字”“乱糟糟地放着书”等。但语料显示 A 式中动词前出现这类描写性状语的分布偏少,不及 B 式出现得多。

而 A 式第二类情形,就可能在句中出现指向动词方式信息的“怎么”。如:

(33)玉萍的眼眶里迅速地溢满泪水。

(34)山路上沿途开满樱花。

(35)宫女僵死的面部逐渐缀满生气。

三例中动词“溢、开”分别是“泪水”和“樱花”的行为角色,“缀”是“生气”的施成角色。动词后的“N<sub>物</sub>”均是动作关联的主体。

此情形中的动词语义表现出人类的非可控性,即便是人的姿态行为类,如“房间里挤满了人”,“挤”是由多人形成而非某一人可控的行为。换言之,该类情形主要表现的是空间内存在某人或某物以其自身行为、姿态或自然成因而充满的状态。董秀芳认为这一类方式存在句的下位类型,表达的仍是某个处所内存在着某个实体,而非某个实体在某个处所运动<sup>④</sup>。汪昌松指出存现句中的主要谓语是一个没有语音实现形式的轻动词  $\emptyset_{\text{HOLD/OCCUR}}$ , NP 与轻动词建立关联并且选择存现对象为补足语<sup>⑤</sup>。从物性角色角度看,轻动词“有/存在”当属“N<sub>器</sub>”的构成角色。我们推测, A 式第二类情形中动词充当“N<sub>物</sub>”物性角色的同时与充当“N<sub>器</sub>”构成角色的轻动词发生了整合。

不过,在所考察的 A 式“V 与 N<sub>1</sub> 非紧邻”的 245 条语料中,包含状语成分的例句有 69 条,占比 28%,但这些状语成分中属于方式状语的用例仅有 3 例,参见表 2。

表 2 “V 满”类 A 式结构中包含状语成分语义类型分布表

类型	项目		
	占比	语例数	状语成分
范围	33.33%	23	都 14 全部 2 四处 1 到处 1 普遍 1 无不 1 全 1 统统 1 均 1
时间	30.43%	21	已 9 已经 4 就 3 早 1 早已 1 开始 1 将 1 将要 1
语气	28.99%	20	连……都 5 连……也 1 也 5 却 3 会 2 还是 1 更是 1 必须 1 要 1
方式	4.35%	3	迅速 1 逐渐 1 沿途 1
频度	2.90%	2	重又 1 经常 1

①李宇明:《存现结构的主宾互易现象研究》,《语言研究》1987年第2期。

②李强:《从物性角色看汉语供用句的句法语义特点》,《语言科学》2016年第5期。

③汪昌松:《句法—形态接口视域下的汉语存现句研究》,《现代外语》2021年第3期。

④董秀芳:《汉语方式存在句的性质、特点与历史来源》,《中国语文》2022年第5期。

⑤汪昌松:《句法—形态接口视域下的汉语存现句研究》,《现代外语》2021年第3期。

除了方式和频度状语有少量分布以外,出现更多的是范围、时间和语气类状语成分。当然限于语料数量,方式状语肯定不止以上3例,但从分布频率上看,一定是以低频出现的。范围类状语指向话题主语“N<sub>器</sub>”,时间和语气类状语成分则指向整个句子语义的情状信息。

相比而言,B式“V与N<sub>1</sub>非紧邻”语料中包含的状语类型较A式更为多样,差别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除了以上5种状语类型外,B式大量出现修饰“N<sub>物</sub>”的描写性状语成分,如:

(36)随便走进一户农家小院,但见装着葵花子、西瓜子、南瓜子的麻袋成堆成垛地摆满院落。

(37)她漠然地放下头发,全部松开,淡黄色的头发像波浪一样洒满后背。

第二,B式范围类状语数量极少,同A式反差明显。但B式方式状语较A式出现更多,如“缓缓地”“慢慢地”“迅速”“依山(铺满)”等等。

第三,B式“V满N<sub>2</sub>”常常以连动结构的后项成分出现于“N<sub>1</sub>”后的述题部分,如:

(38)阳光透过舷窗洒满机舱,但飞机里头还是很冷。

(39)学生们都穿军衣。绿色连成一片铺满会场,很是壮观。

(40)白色的鱼在你的手指尖游来游去,浪花沿着水做的藤开满裙裾。

这些描写性状语成分、方式状语以及连动结构也都可以作为提问方式“怎么”的回答。

B式呈现与A式不同的句法表现同其话题名词“N<sub>物</sub>”自身的事物属性凸显以及在句中的物性结构构成是密不可分的。B式的第一类情形是其强势分布类型,分布占比70.81%(参见表1),语料显示,包含方式状语和连动结构的B式语例大部分也都属于第一类情形。

两类情形中的动词差异正体现出主体对事件控制能力的强弱。那么,综合句中动作主体的隐现以及动词充当“N<sub>物</sub>”的语义角色,B式语义的致使性强弱形成一个如下的梯度级差:Ⅰ“N<sub>物</sub>”是人或物类行为主体且动词是其行为角色>Ⅱ“N<sub>物</sub>”是被处置对象且动词是其处置角色但动词直接主体人隐去了>Ⅲ“N<sub>物</sub>”是物类主体且动词是其自然形成类施成角色。而致使性最强的第Ⅰ类是B式中的强势类,其中动词是行为角色,多

数都包含位移特征,如“洒、飘、流、传”等,其动态性很强,而第Ⅱ类分布为弱势,虽动词都是处置角色,但没有了施事主体,动词的动态性也就遭到降级,第Ⅲ类分布最少。

李虹、齐沪扬指出“V满”主宾互易的结果是形成了存现句和使动句两种句式,前者是状态句后者是事件句<sup>①</sup>。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无论A式还是B式内部都还有下位细分的小类。B式在句式语义上呈现致使性强弱的同时也呈现动态性的强弱,这样的句式语义功能是由话题名词“N<sub>物</sub>”的事物属性及其所关联的物性结构特征带来的。A式存在句的话题名词“N<sub>器</sub>”则因其空间处所属性凸显,句式对容纳物“V满”状态的陈述则会因行为主体的隐现而有人为利用和存在物主体自主发生两个维度。

## (二)A式B式语篇功能和视角差异

“V满”类主宾互易A式B式的句式语义建立均离不开句首话题名词的语义特点和物性结构特征,而这也进一步带来了二者在语用功能上的差别,包括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视角的差异及由此所展现的修辞色彩。

首先,A式语篇功能体现出存现句的场景描写功能,话题名词“N<sub>器</sub>”作为空间量凸显的处所名词,在语篇中表现出空间构成属性,可以用于呈现场景描写的主题或是空间的建构。

(41)一进门,我就被室内的装饰和风格所吸引,映入眼帘的一切几乎可以说都是中国式的:四壁挂满了大幅中国地图及分省地图、中国字画、绣有长城及桂林山水等图案的挂毯;中国的彩灯、风筝、纸扇在室内各处飘摇;地上铺着新疆出产的精制纯毛地毯;书柜里和办公桌上放满了带有中国标记的各类书籍、文房四宝以及景德镇瓷器,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我感到格外亲切、自然。

例(41)语篇内容是对室内场景的静态描述。“四壁”“地上”“书柜里和办公桌上”作为空间参照物放在句首,同首句的“室内”构成“整体一部分”空间关系话题链,即“室内—四壁—地上一书柜里和办公桌上”,建构起室内空间,有序地描写出其中存在的物体。

袁毓林、曹宏从主语名词的物性角色投射出句子结构的角度指出,主语名词与其构成角色适合于构成状态句,体现具有组织或构成特征的

<sup>①</sup>李虹,齐沪扬:《汉语“V满”结构的情状类型与句式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整体一部分”关系,与其功用角色适于构成无标记的被动句<sup>①</sup>。A式的“N<sub>器</sub>”名词与其构成角色和功用角色投射出的存在句式,亦体现了“状态呈现”,是一种“整体一部分”的视角。

英语的存在句和处所句同样存在视角选择的问题,根据 Borschev 和 Partee 的视角结构理论,一个句子在情景描写时会选择情景中的哪个参与者作为视角中心并以其他成分对其进行陈述,由此呈现不同的视角结构<sup>②</sup>。比如处所句“The doctor was in town”的视角中心为“The doctor”,而存现句“There was a doctor in town”的视角中心则为处所成分“town”<sup>③</sup>。同理,如例(41)“四壁挂满字画”与“字画挂满四壁”虽然描写情景内容相同,但选择的视角中心不同,前者为“四壁”即“N<sub>器</sub>”,后者为“字画”即“N<sub>物</sub>”,而一旦选定了视角中心则为全句确定了“话题”再展开陈述和说明。张耕即认为汉语中存在句是一类典型的“话题—说明”结构,其中“动词+存在物”是对话题部分“处所”的断言<sup>④</sup>。

不仅如此,A式呈现的是一种切换式镜头视角。郭圣林提到存现句在语篇中形成渐次推进,注意点逐渐聚焦,类似于电影中长镜头、短镜头、特写镜头的推进<sup>⑤</sup>。李挺也指出存现句时空词语具有转换/缩小背景的功能<sup>⑥</sup>。我们发现,语料中A式除独立成句外,还大量内嵌于整句中,充当“看见”类、“等待”类或“相信、喜欢”等动词及判断动词“是”的宾语。可见,一句存现句就是一幅定格镜头画面描写,而存现句接续则在进行切换镜头式操作。

再来看B式,依据袁毓林、曹宏<sup>⑦</sup>的研究,B式的“N<sub>物</sub>”与其分布最强势的行为角色投射出的通常为叙事句,在时间上一般是特指性的,而“N<sub>物</sub>”与其处置角色通常投射出省略施事论元的无标记被动句,在时间上也具有特指性。不过,B式又不同于普通动词性谓语句即“N<sub>物</sub>+在+N<sub>器</sub>+V满”,B式将“N<sub>器</sub>”所代表的处所名词由状位提升至宾语位置,

强化了“N<sub>器</sub>”的事物性这一显性特征和作为动作对象或目标的语义特征,同时体现出“部分—整体”的视角,因为容器是容纳器物的,同A式“整体一部分”视角相对。在语篇中,B式常常在A式后接续出现,体现出视角的转换,如例(42):

(42) 校园的广场做为会场,主席台设在一个洋灰和砖石砌成的方形的高台上,这原是上课间操时体育教师领操用的。台上一切都已布置好,一大片绸制的红旗在阳光下缓缓翻卷,两三丈长的巨幅横标扯在中间,写着……。台下已聚满学生。学生们都穿军衣。绿色连成一片铺满会场,很是壮观。

此外,B式语义凸显使成性和动态性,呈现一种慢镜头视角,如果N<sub>物</sub>本身具备位移属性,则呈现其位移致使目标发生“满”的状态变化,如果N<sub>物</sub>本身不具备位移属性,则通过镜头下的视点移动,模拟展现主观视角中的物体量增而致“满”的过程。张伯江认为物质运动的过程不仅是“位置移动”的过程,也是一个“状态变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普遍的系统的隐喻,属于传导隐喻类型,比如有充分的句法证据证明把字句中结果补语和状态补语是趋向补语的语义映射<sup>⑧</sup>。B式语义凸显使成性和动态性以及传导隐喻的发生,使得B式在语用功能上较A式更具修辞色彩,也更能体现言者的主观性,表现为言者在主观意念的作用下让非位移主体“动”起来,甚至带有拟人色彩。如例(42)的“绿色”变成了动态主体,还有“鸡皮疙瘩爬满全身”“阳光穿过薄雾洒满机场”等。

A式B式在对动作主体的语用凸显上也存在差异。当动词是“N<sub>物</sub>”的行为角色或自然形成类施成角色时,动作主体或人或物在句中都是直接凸显的,而当动词是“N<sub>物</sub>”的处置角色或人为施加类施成角色时,动词所关联的施事主体虽是隐去的,却并非代表言者一定完全不关注动作的施事。这里施事主体的隐去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前文或句内已出现而从结构上隐去以免重复;一种

①袁毓林,曹宏:《从中动句看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的句型投射》,《语言科学》2021年第3期。

②Borschev V, Partee B H. “The Russian genitive of negation: Theme-rheme structure or perspective structure?”, *Journal of Slavic Linguistics*, 2002(10): 105-144.

③李京廉:《英汉存现句中的定指效应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

④张耕:《从动态存在句看及物动词施事的隐现》,《汉语学习》2021年第4期。

⑤郭圣林:《现代汉语若干句式的语篇考察》,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⑥李挺:《篇章中的存现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⑦袁毓林,曹宏:《从中动句看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的句型投射》,《语言科学》2021年第3期。

⑧张伯江:《说把字句》,学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93页。

是言者主观认为没必要给出施事,如例(43);还有一种情况则是言者以环境描写来衬托语篇中对于人的描写和叙述,句中动词作为“N<sub>物</sub>”的处置角色隐含了幕后的责任主体“人”,为下文对“人”加以描述做铺垫,如例(44)“挂满”“摆满”的责任主体“公司员工”就是下文展开陈述的对象。

(43)心雁的手让仲翔挽着,随着他慢慢步入沉香亭内,名满天下的沉香亭果真是名不虚传,园内筑山穿池、竹林丛翠,楼阁水榭中植满奇花异卉,艳丽夺目的牡丹更绽放在其间。仲翔带心雁在一凉亭内坐下来后,抬头看见……

(44)在象山建筑二公司办公室,我们见到墙上挂满奖状,摆满银杯,可见是老先进了。他们在上海转战10年,先后捧走6只代表上海建筑业最高荣誉的“白玉兰杯”……

### 结语

“V满”类主宾互易句因其中“器”“物”名词之间存在相互性对称关系语义,空间域和事物域间的概念转喻更易发生,且“器”“物”名词能共有“满”这一形式角色,这些构成其主宾互易成立的重要语义基础。

A式和B式皆因动词关联的直接主体在句中隐现而分出两种下位情形。从动词充当“N<sub>物</sub>”的物性角色看,两式中动词均要么充当处置角色或

人为施加类施成角色,要么充当行为角色或自然形成类施成角色,前者动作主体隐去而后者则是与动词共现。不同的是,从分布上看,A式动词多充当“N<sub>物</sub>”的处置角色和行为角色,两者分布相当,而B式中强势角色类型则是行为角色,“N<sub>物</sub>”即为动词的直接主体。此外,进入两式的动词均不由“N<sub>物</sub>”的功用角色来充当。从动词充当“N<sub>器</sub>”的物性角色来看,A式中“N<sub>器</sub>”呈现出构成属性,动词要么充当“N<sub>器</sub>”功用角色,要么与“N<sub>器</sub>”的构成角色“有/存在”叠加整合。A式中“N<sub>器</sub>”空间属性凸显,B式中“N<sub>器</sub>”,主要表明动词所关联的目标或定位信息。

另外,A式B式因主语名词所搭配的物性角色的不同,表现出两式句式语义功能和语用功能上的差异。A式话题名词“N<sub>器</sub>”与其构成角色和功用角色投射出的存在句式,体现了对于话题或空间的构建式描写,体现出一种“整体—部分”的切镜头视角。B式主语名词“N<sub>物</sub>”与其分布最强势的行为角色投射出的一般动结式通常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特指性,体现出“部分—整体”的慢镜头视角,表达效果常常更具修辞色彩。从名词视角出发重新审视“V满”类主宾互易句句式语义结构及其语用功能,能够获得对于该类句式更为丰富的认识。

## On Subject-Object Displacement Sentences of “V Man (满)”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a Role

HAN Chao<sup>1,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Language, Cognition and Computation,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From a noun perspective,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qualia role, the paper examines the semantic basis underlying the subject-object displacement sentences of “V Man (满)” structure, and find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qualia role of verbs acting as “container” and “contents” nouns is distinctive in the structure of A-type and B-type. In addition, the spatial constitutive property of the topic nouns of the A-type as existential sentences is prominent, and the A-type shows a cut-shot “whole to part” perspective in the scene and spatial description discourse. In the B-type, the strong collocation of the topic noun is the verb that acts as its action role, and the qualia structure of the topic noun projects general verb ending sentence pattern, as its semantics usually shows the strength of causing, dynamics and specificity in time. Besides, this form presents a slow-motion “part to whole” perspective.

**Key words:** sentence semantics; qualia role; subject-object reciprocity; pragmatic function

(责任校对 朱正余)